

清明追思雨村诗人对印华文坛的奉献

作者：意如香

印华文坛三朝元老雨村诗人，他的离世是印华文坛一大损失，他是一位坚定的中华文化维护者，长期从事针灸诊所治病救人，并始终坚守在印华文化战线上，不论是在苏哈托黑暗统治，全盘封杀华族传统文化的“焚书抗儒”时代，他仍然坚持方块字华文写作，经常在当时唯一的华文报《印度尼西亚日报》上发表作品，并主持了当时是右翼背景的《印尼与东协》期刊，在他主持下的期刊，能够吸纳发表了许多立论中肯、不偏不倚的好作品，不失是当时黑暗时期能让华族文化“喘口气”的好平台。

就因为处于当时特定条件下的恶劣环境，雨村总是以隐晦朦胧的语句入文，以避开当时黑暗年代的“封杀”。久而久之，形成了雨村以现代派朦胧诗体见称，成了印华文坛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。雨村年轻时性格孤傲，但根底是中华文化的坚守着，长期执教鞭，他在与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，就经常向我吐露心声，对印尼华人由于被苏哈托旧政权长期打压，华人后代绝大部分已经失

去“华人性”，而感到悲哀，对民主开放后华文报与三语学校的纷纷创办而兴奋高兴，因而越发激起了他以诗歌创作，来讴歌表达他对华族文化的钟爱之情，但也许是恨铁不成钢，诗文用词难免会出现欠缺周全的词句。

例如2004年元月份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首《粽子飘香》，以极为隐晦的朦胧手法，表达华人子弟不爱华人食品，专爱吃soto而加以嘲讽，极尽嘲笑。可惜雨村错用了爱国诗人屈原来鞭挞不满，用调侃屈原来发泄“气愤”。这还了得！即刻引起了印尼老一辈华人的“义愤”，纷纷为文”批驳“《粽子飘香》”污蔑冤枉屈原“，引发了印华文坛少见的一场长达半年的”大论战“，几乎绝大部分参加论战的文章、诗歌或漫画，都认为雨村”亵渎屈原“，少部分还语带过激情绪化，雨村也化名自辩，也有部分文友为雨村诗歌辩护。

雨村原名钟一民，与我同姓。作为雨村的宗亲挚友，我了解雨村的为人与胸怀，当时就与先达老文人曾加廉（小鲁、已故），于7月

26日，超集了峇厘老前辈与文友二十多人座谈，雅加达的陈友正老师也参加了。大家畅所欲言发表看法，一致认为《粽子飘香》确实是起到了不好的消极作用，不应该调侃爱国诗人屈原，但我们仍然以学术研讨的态度，分析了《粽子飘香》在大辩论过程中，存在三种心态：一是“吹捧”心态二是失去原则的无理辩护，三是与人为善，是非好恶分明。并充分肯定了雨村文友30多年来，对印华文坛的无私奉献，不能因为一两篇作品出了问题就全盘否定一个作者的历史功绩。小鲁文友还把所有辩论文章，印制了一本厚厚的集子《粽子飘香屈子冤》，成为了难能可贵的文坛纪实档案。

后来《国际日报》李卓辉总编也做了中肯的总结：肯定了大辩论的积极意义，认为是文坛盛事，是非分明，积极前进。认为吹捧之风不可长，不能护短，辩论应以人为善，杜绝人身攻击，写书评应好坏都客观点评，不能尽说好话，应该善意批评提携，如果一味吹捧，就形同“捧杀”，写书评的正

确健康之道，就是尽可能帮助年轻写作者改正误差，虚心求取进步，才是上上之策。

诚如雨村诗人长期对我的批评关爱鼓励，令我一辈子获益。

从2003年起，雨村宗亲鼓励我多给棉兰《讯报》投稿，提请多写时事评论，以及弘扬华族文化与华文教育的课题。十多年来，每当我的文稿在《讯报》发表时，他都及时寄给我，并附上他的辛辣评语，对有偏颇的论点总是不客气地批评点出，并提醒该注意的时局焦点，尤其要揭发港独与台独的图谋，犹如他的朦胧诗那样，让我细细品味，才得以茅舍顿开，获益良多。

有人误解他是法轮功信徒，他只莞尔一笑不作答。其实是因为他的针灸诊所，是租借设在一家中药房里，药房墙外挂着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标语，一些人不明真相，只看表象就以讹传讹，以假传真了。他常对我提到：“注意爱国教育，不能让港独、台独作乱“、“目前教育失败，原因在有“

教”无“育”、“多写揭露美元称霸题材，各报少见，加油“、“中国崛起，杂音很多，坚持文人风格，向邪魔开炮“、“夏之云，多写辛辣文章，加油！”。“疫情肆虐期间，他说：“提防被狼叼走，大家保重，顾好小孩以及老年人”等等、等等。

这就是雨村诗人——一个有话直说，肝胆相照的三朝前辈文友。在他临终前半年，我在《讯报》里发表了一篇小诗：

《骂街》：
挨骂
沉默
不学泼妇
为文对骂
真理
在沉默里发笑
原文里
聪明的读者
读出真理来
沉默
锻炼出真金

雨村后来高兴地发来短信点赞：“宗亲弟啊！，多谢你，迟来的公道话”。这算是我们为《粽子飘香》划上句点作结吧！雨村诗人——安息吧！印华文坛永远会缅怀追忆您。

（完）